

見山園存草卷之三

河東周訓成方更父著

兩廣總督吳大司馬壽文



剖西南越爲藩郡州邑建官分治間以文身之長而
一人節制其上因時戡定整齊之必天下大賢乃可
以勝其任是故新息武鄉顯于漢韋臯孔戣顯于唐
間世以出莫可跂及矣乃王文成公繼起而功掩漢
唐學兼朱陸以後視前安在接踵之不可踰越也然

則兩粵節制今大司馬公度德量功徒謂其方駕云
爾乎公與文成生同里仕同官又同地同功固矣文
成身歷內廷出秉節鉞其時田州藤峽之間土居弗
靖長戟大弩計日削平公則始任梁蹊百里之邑動
多牽制顧能以循良第一爲今上所見知特簡閩江
肅清秉憲數云異矣值漳泉訐沸帝曰欽哉汝則撫
綏公旣受命卽招撫以離其黨分道以摧其堅燎原
遂息海不揚波帝曰嘉哉余一人是賴維彼百粵藩
孽逆顏汝惟遙往統制兩藩征伐是專公遂以六月
出車一舉者定是公之奮跡不易而時勢又處其極
難顧乃龍戰珠江鷹揚桂嶺遂使所向烽消上釋南
顧之憂下寢十年之警迄今五嶺烟開三江浪靜禁
旅旣旋苗蠻安息夫奏捷一時者旦夕之利善後無
弊者百世之功公旣以一身安百世則天將以百世
酬一身虎拜揚休箕疇歛福亦惟是視履考詳焉已耳
豈有倖乎長至之月期屆生申所屬粵西諸君子走

函萬里求余一言以爲壽余惟祝史導諛士君子所
不道若以前之所稱本人事明天道褒先蔭後身爲
社稷臣百年如一日則諸君子必不河漢余言公亦
當自信其不誣矣余故質言相奉而用爲稱觥之侑

高鹽道壽文

淮南淮北之鹽法可以行于江浙乎天下皆知其不
可浙東浙西之鹽法可以行于長蘆乎天下皆知其
不可然則淮浙長蘆之法其不可行于河東也不待
智者而知之矣滄海潮生之易非池水一勺畏滂畏
旱之可及也長帆巨舟之便非肩挑駝轉阻山阻河
之可比也江跨吳楚地連燕齊非名兼三藩實止數
郡之可望也是故河東額賦不當江南上綱之十一

其商之號爲巨家者不當兩浙長蘆下商之十三負
商人之名處貧困之實此非必晉風陋嗇人不足謀
亦以地狹土瘠貨力之出產難而運之又不易謹守
成事僅足供億苟欲更張擴大必且利未興而害成
焉況乎意有所出固強以必不能行之法倒柄授人
使之督責哉夫付疋羸以烏獲之任安有不仆委已
子於他人之手安能相恤重困力竭則有畏之而走
耳此不但商病而課且因之不可問往者壬申之招
商不應已丑之承引無人固其前事矣苟非易翁高
公之善爲調劑區區河東尙有可延之日月乎蓋公
仁恕安祥臨事而慎彙以良二千石著聞江右任軍
興之地報最第一因而奉特簡北筦齟政涖任之日
卽詢各商所疾苦知其要害之在於人各自爲不能
協心圖濟使豪猾得以伺罅侵漁而土著遂因之以
坐困方是時又或興作不常以重遺其患公獨惻然
念之語諸商曰如此數年若屬豈復有棲身之所乎

吾爲爾患擇其輕利且無議益積害之盤結日固物力之虧耗日甚加以時事多艱軍需孔棘增引增課日以聞則是公處不得靜之時當不能靜之勢河東卽不宐動公卽不忍復動河東之商顧可得而如願乎然諸商之於公莫不樂於仰顏色聞言語者實有見於公之撫恤困厄而思欲靜之之雅意也且夫施德於人者不在一朝一夕也開誠布公沁人肌膚雖時不可爲必爲之曲謀倉卒不可變必要之遲久去其所害行其所宐復積之以歲月如此而條山汾水有終不獲安靜而疲於擾動者耶夫靜者久道也公以久道持身卽以久道行政則知河東之受惠於公者方川至之無盡天之報公遂亦與之爲無盡焉固不俟燭照而計卜者也維歲之暮春風將屆值公慶辰殆與商若民之積困將蘇於公者有符焉河東之人無貴賤舉欲爲公壽而屬其辭於余因爲之酌以進曰平陽侯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彼其所受爲何如

見山園存草 卷之三 五
其悉及秋毫以天下勞費致已通顯者終必有殊焉
以前之所稱相與質之必不爽陶元亮顧謂天道幽
難問豈其然乎哉

王中司壽文

蓋聞上持法則下不敢縱其欲下守正則上不得極
其意上下同德則民食其利而頌之不衰夫同德極
矣古今不可數見其或天子使臣權司之長得一賢
焉卽足以甦所在之民而爲當時所仰賴然民之望
使臣又或緩於所司者使臣踰年輒更司長久于其
職也河東鹽政臨以直指統以運長分以各司其制
與淮浙相爲等但彼揚帆大江地廣利溥河東運以

車牛值險阻則駝且負行鹽雖曰三藩南不過南陽
汝鄧西不過鳳翔興安東亦不盡河東之地其商五
百戶極克裕之家不如淮浙之貧乏者天下無事鹽
引通行稅額僅以不虧兵興以來涇渭終南蹂躪于
戎馬淡食不暇大河以南禁旅絡繹或數十百里蕩
然無廬舍長吏僅求糊口獨餘澤潞平陽分銷額引
大兵時至其民輒復鳥獸散當此之時諸商鬻貨奉
公不給顧容不恤其困額外撓阻揆諸轉運之義名
實相舛嗚呼不有王公之來河東商戶豈復有更生
之望哉公家世從龍於事之少負於君損於民者必
不忍身為嘗試以故受命秦中仁及一州受命江右
仁及一郡今受河東運司之命則仁且徧及於三藩
但同州南康政由已出茲則職分一司上有所統轄
雖有愛商之意勢不能必遂所以下車之日見吏抱
牘至中輒不平諸商有切膚來訴者卽欲拯救奈何
爭之不得徒爲浩歎幸而天不欲朝廷之課卒至虧

折商民之衆盡至傷殘公遂有代署之一舉方是時
前轍不可復振但於事之可救者婉轉以陳極力以
諫或出已力以佐所不給自此五百商戶少獲休息
而罷其奔竄之計矣昔者壬申病水商亡而侍御楊
公招之已丑羅兵商再亡而運長陳公生之今者憂
患竝至商將亡公復安之以後視前功豈少減乎然
公之意則嘗謂所言未盡也迨侍御齊公之來然後
請無不得遂罷領引之費卻巡視之供裁支應之冗
寢迎春之役停預征之例開先掣之恩而更悉心於
城守彙也商鹽負於賒取并不爲之理至是皆責其
償焉商以不匱稅以可支蓋公施德於河東也至於
此春二月望後一日公誕辰也商若民皆欲登公之
堂舉一觴以爲壽某特爲致其祝禱之誠與其感悅
之所由因復酌以請曰比者漢興不守額引無地分
銷公請直指入奏以杜諸商之累朝廷欲鹽之通行
也爲之引悉載行鹽地而不限以一州一邑意可知

也往時議者欲分限其地侍御峴山施公運長梅菴張公俱曰違制不可後不知何故卒行其議以致鹽引跬步不可越民販絕跡鹽滯莫甚焉以公之明與齊公祖之賢得無所以善全於此乎

楊邑侯壽文

史稱三河古帝王所更都也帝王無不愛養其民者故古之祝頌不及卿士大夫周之都雍分授爲采地羔裘豹祛作風刺見矣卒至封建廢爲郡縣大禹都會分而爲二安邑雖存故號僅割西鄙之半登鳴條四望無水泉之饒徭賦顧倍於鄰封兵燹再見田廬損十之七其民葛屨履霜以歲登耗爲存亡休息生聚惟循良是賴是故望得賢父母與望天子之聖明

無以異且西當郇瑕氏之墟斥鹵數十里朝廷歲權鹽稅數十萬設運使司臨之以侍御秦晉汝鄧之善搯奇贏者輻輳竝至利分四方獨遺况瘁于安邑爲之牧者勿論朔望趨謁冬夏不遑凡一升堂行政柏臺之下郵吏必節錄以報不數日遂聞於各督撫所以臨汾附郭平陽獨畏太守陽曲附郭太原獨畏本撫藩臬安邑不係附郭反有侍御史與各督撫之耳目其較難於他邑也百倍兵興以來禁旅絡繹所屬泓芝驛夾桐鄉猗頓間芻糗之呼日無暇晷馬力虧耗吏卒不免于捶楚方是時補苴無術又欲下恤民蔀以爲朝廷根本計其難也視往昔爲更甚不有愷悌民不可得而息不有強幹政不可得而舉自楊老父母下車而地方始爲之一振蓋公家世簪纓績存政府故夙承庭訓兼荷伯兄規畫弱冠任巖邑卽有召杜之聲但以倉卒讀禮爲天下所惜大家宰蓋稔聞之及茲顧念衝疲遂謂非公不足以勝任奏上輒

可公於是上感知遇下切民瘼毅然以澄清自許摘
奸剔弊真有神明之目貧弱率食其惠大將軍之道
經茲土者聞公名卽疾驅去示不相擾節度大臣皆
以舊交器重寡所搜責以此政下如流水兵役不困
而民以甦羸之亟望父母以爲不可必得者至是輒
爲一慰焉然公刻意有爲寒風雨雪日昃不遑食政
成而體少爲之不平紳士百姓無少長相與呼籲若
不及聞其復則爲歌舞無虛日非感悅深入肺腑顧

可強其如此乎春二月八日嶽誕辰也惟時冰澌初
泮公體平復之應也桃始華雷乃發聲公氣色克盎
政教遠聞之應也其欲稱觥而祝無間於秦若豫之
僑居者何論安邑吾緣請沐里居得相隨以進曰風
雅稱萬壽不必公侯之誕辰古今禮不相襲其爲申
上下相愛之情則一也且茲夏后謳歌地東望平陽
西望蒲坂唐虞之就日歌風皆有遺跡在今起而紹
之則河若帶山若礪國以永寧豈得獨盟於西漢乎

見山園存草 卷之三
公之壽於此乎不可量矣

平陸柴邑侯壽文

郡南十二屬解梁爲瘠蒲坂邊河爲最衝其衝減于
蒲而瘠甚于解梁者惟平陸蓋解無陵谷之變平陸
西起芮東達垣曲延袤幾二百里深谷峻嶺相間黃
河前逼盡其境流泉漱石不爲農田之利雨至則水
輒暴損其田以故可耕之土十之二兵興以來鵠形
鳩面之民所餘無幾平垣營復設所屬茅津渡稅道
餉亟惟仰給于沙阜之木棉歲或不登卽無以爲之

計視鹺使者南巡必道其地令長詘于力供應較難
于蒲州者百倍是故平屬州邑更無有如平陸之困
者 今上親政之初廷臣議別天下煩劇地與夫僻
邑之最磽落者擇賢而牧維時平陸與涿鹿武進宿
遷華亭海州桃源諸地同入奏夫煩劇之地物力克
饒得長才任之有餘惟茲貧薄下邑非久爲休養不
可夫何師旅雲興南北需餉如星火例不得少遲其
月日緩急一無所可此爲牧之所以獨難於天下也
幸大冢宰建議以浙君拱柴公涖茲土具奏報可蓋
上之爲選也最慎下之待命也最急公之計所以上
答天命下振民瘼者亦最切甫下車卽察荒熟之田
不以荒者爲熟之累徐募民以墾其荒次察戶口之
存亡不以亡者爲存之累漸養民以補其亡請於郡
緩征以裕民詣於庠鼓篋以造士民有負屈無告者
雖積久必爲申請直之秦督疏請協餉見呼芻糗甚
迫公力爲求減尋且罷之以故民獲休息其氣漸復

比隣若解若安邑若夏縣聞之皆相率承佃其封內
公視之一如平陸下之感悅亦復與平陸之民相爲
等某緣先人丘隴春秋謁箕山必聞德政稔知公之
足以報上命裕民生爲州邑父母之稱首而尤樂爲
言及者公事親至孝自奉則甚簡事親孝則推恩也
溥自奉簡則責物也輕公之善政實爲有本異日報
最榮擢流慶無疆所不煩再計而決者也嘉平望後
五日嶽誕辰也敢畧述施恩之厚輿情之感以爲公
祝因復質于公曰昔者幽人稱萬壽本所屬也汝人
歌父母隣之戴也愷悌在上遠近樂頌古今人情之
不異也如此有謂今民難與古處者豈爲篤論乎

張內丘公八十壽文

以德獲天歷世通顯兼致有華嵩之壽若張內丘公者卿邑遠近能言之然某不敢深求天道也但爲言人情之所由以不變昔公先人行唐公有遺愛于燕趙間曰吾後必興及其解組來旋以前戊子九月誕公公少穎庭授復有方以此德器夙成逢家難而孝友日益聞歲甲子接武售于鄉振鐸歷下鳴琴中丘與行唐公舊治果相望而政亦與之相爲等故稱兗

介壽者踵相接不俟及秋誕辰迺一舉祝於堂也嗣公謝政歸鄉里課伯子萬青成進士筮仕渭水之陽政視祖若父時又奉養公治所渭陽之頌其令尹必仰及公逢九日尹又率所屬上親壽如家人禮其民莫不樂從焉某更拜兩署中皆嘗日覩旣而計借過順德其民言及公猶懷思未嘗忘又與長公歸自渭上十餘年渭人猶頌之如一日也夫前有行唐後有

渭陽公以中丘開繼其間爲獨難顧能山陽永愛樊渠流膏赫然爲光於先後非所稱愷悌君子壽考不

忘者耶或謂處尊易於延譽平居艱於見德里曲之中爲恩易忘使公由隱及顯少有厭斁於人或無以篤之退暇之後其不至背馳幾希欲其少長相率比年拜慶之恐後顧可得耶乃今籬菊薦黃杖鳩扶白故人劉新興先生與萬青之交游數十百人皆曩之爲公舉七十之觴者也裘葛十易公之飲食視聽不少衰人之稱賀無倦色某忝居甥室以伯子伯孫方

東山園存草 卷之三
南游既已代之申謝復酌而言曰詩書多祝禱之文然必先其行而後美之不聞獻諛今爲公舉卮者盈庭不知古人稱頌亦皆如此多人否第觀所稱必其人卽其非一人之私好可知茲之所以致之者亦卽可以具見燕秦舊治地或尙有昔日歌吟者遠道第弗相聞然吾必知由茲更歷十年里居故舊無少長仍將相從來舉賀新興公在座且仍將先爲之酌酒彼時伯子不他出則且一一爵而謝之矣

喬還人七十壽文

昔者周人鑄鼎秦人鐫山自王公以及卿士大夫之家禱頌不一而足吾廣覽其文未嘗不歎曰風雅之義何居乎夫人行已有加其曰維天必佑之固宐不然則祝史導諛雖工何貴哉夫核古以實同時以恕亦定哀間多微辭之例此其在君臣上下難言耳芻儕何與焉余以此更歷朝野未嘗輕出一語其有行實足錄又未嘗不稱道不絕也先大人與舍醇喬公

雅相善每稱長公還人性最孝伯父少岡以女歸之
仲兄完朴之孫鐸又娶其孫女殆所稱姬姑偶者耶
公初與余家居同里出入必偕今雖少遷而西歲時
伏臘未嘗不聚聚則父子祖孫皆在焉竟日不忍去
今年夏五月計公甲子之周更逾十年在禮可杖於
鄉乃飲食起居不異疇昔余惟含醇公積德享上壽
父子同氣固可無疑獨憶有明末造天下荆棘公以
中人家日夕驚戎馬乃能盡其色養父若母心無
不樂克享大年則是前人之壽皆自公致之公又善
教子自其善事父母固已身爲示之及今諸孫蔚起
公子舒芬率之皆善盡晨昏禮居公前無疾言承公
指無難色以此公克有祖父之樂春秋高體愈健雖
自此更加幾何年公之教益善子孫之奉益謹其樂
不改氣體之日以益健也豈顧問乎公之性無忤與
人處始終如一好學不以文名善飲不及亂生平急
人之急振人之困不但昆弟姻親傾已相恤凡鄉黨

交游有求之卽莫不極力左右焉若不及以此自爲
博士弟子員以至今信於友無間於鄉里條山涑水
間莫不識其名莫不稱爲不可及其有吉祥善事莫
不喜爲游揚不置者傳稱天道與善人顧不在此乎
天官家三年置閏五年再閏閏而誕似天假焉然則
又五月朔旦凡公所與游暨余昆若弟得無舉酒公
之堂一再相賀乎太古有上庠之養中世有蒲輪之
徵今也南北羽檄朝廷不暇議及然鄉飲酒禮不廢
自當與仲兄完朴同爲邑令尹所優禮余居里門自
此每遲其來得問樂章之幾奏云

三

陳太孺人壽文

自長山李大司寇與弟侍御公之賢聞天下論者推
本母德身享百齡謂惟長白山之秀實萃一門其與
龜蒙之下仇母育賢泰嶽之陽奚斯頌壽蓋古今一
轍焉余獨疑長山於今方鼎盛而泰嶽清淑之氣豈
宜獨毓於古往余宗人文華分藩東堯爲余言其所
交賢豪君子輒稱曲阜不置口歲在庚戌大宗伯奏
比天下士榜發而力菴陳公名藉甚實文華鼎之所

稱也余方喜其有知人之明而同里黃公祀雲時以
侍御同朝復爲詳其內教不愧於三徙云以此眷懷
鄒魯雖請告西歸猶冀旦暮遇之無何越徼傳烽羽
馳秦楚蒲坂邊秦爲三晉門戶地屬邑萬泉土瘠民
貧芻餉方難給復欲振衰起疲爲地方根本計今上
蓋極難其牧者久之及大冢宰以公奏上輒報可公
聞命則毅然曰吾承指萱闈出事聖明際此兵燹與
其揮斥見長寧與民休息之爲愈乎以故下車以來
庭有鳴琴野無走吏紳士百姓皆得自白所苦樂公
皆爲勉慰如其意入則復諸太夫人得喜色樂進飲
食其有疑難則太夫人必爲指畫盡善然後已余旣
夙切瞻依又耳德音徒以負疴不獲登堂心馳百里
時有自方山來告者曰我公之惠太夫人之惠也秋
九月念六日爲太夫人慶辰我公之祝邑人之所同
祝也余最幸與聞其事因計是日也太夫人從容杖
於上視聽不衰公旣內行家人禮邑之紳士父老相

身山園存草 卷之三
率躋公堂上謁最前一人舉酒稱慶公爲達諸太夫人其下稱柏舟申熊丸因頌福履無疆者人不一詞公與太夫人必且一一樂受之因復勞之以出內庭之樂遂舉焉吾卽不能同進一觥以觀大禮然極知侍御李公來視齋而河東無困商今公剖符臨西土則萬泉無困民維魯有材維晉享之維二公又皆有壽母朝廷方不次用人以公德政行當與之同見委任顯彰中外太夫人必且累被恩綸以百齡爲舉朝所同賀與李太夫人無以異余或幸無恙復入都獲交於公因而奉壽母氏爲奚斯之頌焉或亦公之所許乎

李氏母八十壽文

鄉進士崔君錡稱其邑李氏昆弟孝其母以年登八
袞走燕山二千里求爲文以表之顧念公卿之門於
禮不敢相混擾故敢爲之代請焉及問李氏母之詳
則曰母昔事姑以孝聞於服飾寶玩無所好而喜歌
鷄鳴者數十年一日也以故單寒門戶絲積粒累日
以就豐舉丈夫子二谷居畦食教之爲隱君子躡其
先世於時母年五十矣不幸柏舟作志雖見而居常

鬱鬱不樂也然教二子益勤家亦日以增廣也又樂
爲里婦言少時勤苦狀因以示勸故化於其言者往
往而有余嘗過其家長幼各操一業彼此不相侵故
事無不舉終日不聞一言也其子朝夕上食必甘脆
對客則惟淡素而已蓋二子之孝以事母也亦三十
年如一日故母老而健視聽不改行步不杖里少年
或有疾則反笑之余聞其言也則曰此所謂以德獲
壽者也傳稱三壽以世代分上下或又言龜息鳥引
雙膝五戲有可延年余今而知其刺謬不然也家世
備德無所愧怍卽不必山民爲多壽如此則周禮未
可據况諸紛紛者乎吾聞採風以獻皇華使者之事
也卽今此舉新報罷若表有德禮高年則大宗伯之
職也且朝廷之上方以孝德教天下今李氏母之德
如此而子又善事其母然則穎考叔固卽此子而在
其母則加於武姜一等矣

遷葬祭文

凡卜地之獲吉必眷德之自天或厥初其未審亦啟
佑以更遷念我父母秉德惟虔生旣克膺乎鳳誥歿
而宐宅于牛眠奈何子生不敏心目茫然空聞樛里
二十餘年一誤再誤愚之爲愆夫望箕原之壘翠聽
流水之潺湲岫出雲以四布色今古而若鮮所以許
由來遜伯益高舉惟繼蹟之寥寥由鬼神之司之而
不可以倖焉顧茲同德之相依豈其尚拒於一偏甲

寅秋半展禮回旋始識龍腹爰檢羣編慎筮斯吉愁
顧不捐蓋俟遲久而改卜心獨惻惻於烽烟將卑陋
之是狃其又何貴乎山川非有私于徼惠恐魂魄之
拘攣彼休咎有反掌之易止係於八尺之方圓敢曰
憚瘁俾也不全歲集于角火乃西躔相高卑之允協
察氣勢之莫先乃告父母來宅斯阡高深獨擅儕古
名賢其與二陵之震撼于晉卽墨之見燬于燕安危
相去何異天淵於惟父母尚其顧旃

祭伯兄凝圖公文

嗚呼兄不復一顧愚弟耶弟雖長呼大痛兄竟不聞
耶歡聚之有別離暫離之有永訣朋友猶且難之況
吾昆仲少壯尚爲不堪況吾遲暮耶往者江右之行
兄舉酒相戒曰朝廷建官職有內外之分人臣報國
禮無遐邇之異兵燹以來鴻雁嗷嗷汝渡江而察吏
治何以清民生何以遂躬勵冰蘖以先有司以報上
命以勿遺汝兄憂吾佩此言也渡彭蠡搜銅鼓招流

亡于波臣格奸頑于山藪夙夜拮据不遑寧處求欲副之以答朝廷而忽奉有裁缺之報喜曰吾盡瘁終年不暇通一刺于兄者公爾忘私也今而返報顧不深快乎不幸江漢風濤兼雜暑濕復臥疴里門者數閱月蓋至此而弟之於兄睽隔兩年矣及白雪載途星言夙駕於長平旅次忽聞有自北來者趨問兄狀則曰困劇矣遙往或可一晤余謂兄質清而善攝雖病何遽如此然於心不能無疑也反復千百餘里中心旣瘁復又外薄風霜未抵都而余已病及解鞍飲藥以瘳嘉平之朔急往省兄則問疾者盈庭矣望兄顏色淚不敢下懼以傷兄之心也兄則顧余曰汝來乎吾病不可爲矣因命坐其旁逾時而呼藥數四屢舉目微視輒閉喘息相屬也以故飲泣而出如有所失者累日然私心仍冀其平復而未忍遽謂不起也忽有相呼者曰汝不聞乎汝兄作古矣吾遽起往哭中道復收聲而疑傳者之或妄也豈謂門有鼓柵左

右果衣白耶狸首斑然兄果處其中耶嗟乎昔我謁
兄攜手笑語移日不言倦疇日之來雖呻吟難接尚
依依相顧也今不但攜手笑語不可得卽望其力疾
呻吟而亦不可復矣吾兄竟不復一顧愚弟弟雖長
呼大痛兄終不聞矣長平客舍之言竟有驗吾所受
于兄之言鬱積于胸欲罄竭于四千里者終不能一
字達兄之耳矣嗚呼數十年之昆仲一旦相捐朋友
所難甘昆仲乃受之少壯所不堪遲暮乃當之異時
出都門欲復一聞戒辭誰則相戒也在外或有所鬱
結誰則可達也往者喬山失吾師澮水失吾友桐鄉
失吾堂長今又遭此大變遂失吾兄也日暮途窮誰
與握手夫人生以情力相扶者也情無所通力無所
用白首悒悒無與爲儔三號而出欲不命駕也得乎
若兄事業之表著蒼生之繫望他人類能言之弟則
不暇道及矣嗚呼聲淚俱下兄其聞之鷄絮在列兄
其顧之尚饗

祭朱孺人文

事有出于古而後世爲之感或有居于隱而傳聞尚爲之傷者況同時顯服其化累被其芳者乎昔在辛亥大冢宰建議取天下廉能入備激揚質菴朱公自安定以陞見惟時相隨啓事實侍其傍旣出而語垣曲之舊蹟久可媿于甘棠今茲盛選實惟鳳威而麟祥同事有公之戚誼遂相告曰若亦知公有內助之良乎家世鈴閣系出汾陽旣筭相攸姬媯相昌不但

針縷漿酒之克司而鷄鳴盥漱之爲常不但齊眉舉
案之有禮而雜珮贈問之相商以夫子之賢詎有俟
中人之誠惟闡德之備實亦爲君子之光自此發聞
剖符復贊以視民之若子更歷秦晉遂擢侍從而夔
龍之同行且人情事親事夫則謹處昆仲妯娌則易
至于相戕惟夫人之和惠若叔若季數十年而相得
之益彰宗族以睦細大周詳其最不可及者昴參橫
夜樛木蔭長在已有蘭花之夢在人亦懸弧而弄璋
森森玉立元方季方雖史乘之所載寧有若斯之煌
煌固宜其身受象服而有瑋乎葱珩越及甲寅恭承
簡命夫子視蹇于三河之疆仰行政之憂勤知德音
之勸戒而不忘繼此晉秩綸扉謂更佐山甫之補袞
夫何陟春歷夏忽遽使之倉皇指陰風之慘聒惜婺
曜之隕亡何姍姍以來遲空幃幄之遠張在夫子自
不忍爲蒙莊鼓歌而三藩屬吏走慰問之相望者樊
夫人之仙履方帝鄉以逍遙荀奉倩之過苦豈可更

見山園存草 卷之三
試而無央然而名德難再內政誰襄固不第靈輻北
啟骨肉爲之震悼凡今昔之食德未有不雪涕于此
殃雖山川悠繆執紼無從然圭壁可代鷄絮亦將陟
玉鉤以延竚倘雲旗之飛翔益感召于君子之在晉
或一格乎涑水之津梁彘彘非儀聊申寸腸冀惟不
吐尚惠斯饗

祭名賢祠文

青陽啟敘兮溯東風以遐矚白露滋凝兮臨長臯而
懸想彼曠寄之無成兮寧觀法於吾黨鳴琴緩節兮
旣涖茲流涑水之波登車攬轡兮亦行邁有高山之
仰雖逢時汚隆之各殊兮惟明德馨香之不爽謂三
河之分派兮實沸發于一源萃羣情以蠲吉兮詎無
心於向往天長地濶兮何風烟之漠漠酌古準今兮
庶標指之朗朗所以成人小子兮咸此駿奔思古人

之無斃兮尚其來饗

祭陶封君乙齋公文

教子而能獲其報爲親者之所快事親而能養以祿
爲子者之所歡但當其爲快爲歡卽有隱切於心而
不忍出諸口者恐子之履盛不終親之得天有限則
親不及見子之游登台鉉子不能望親之長存色笑
心實悽切而不可以少見於語言固爲人父子之同
情而凡在交游卽亦代爲之快代爲之歡亦復代爲
之隱憂而惟恐其有一日之不及也比者會稽族望

莫著於陶其善於教子而克有成功莫顯於公方子
之聽鹿鳴成進士薄有司不肯爲而秉鐸虎林迎之
以養親實解顏及爲國子先生更陟容臺清如璧水
力不足以奉迎者久之於是隔越歲時夢寐徒勞迨
司江左驛鹽則毛義捧檄喜形於色蓋以澄江達人
子之心而長帆速老親之駕可以補數年甘旨之缺
也是故佇待江浦而溫清於公堂視彘之首藉供餐
心爲少慰維時登堂展拜者亦極慶其黃髮相依爲
宦遊所不能再得舉酒以賀且欲其永保此樂再薦
清尊奈何宗人爲兩淮繡衣使例當引避親則還越
子則赴補都下分隔之日慘悽難掩然仍望其獲近
地得迎養如江左時同官在側亦皆致祝如其指比
及粵東命下則喜其初心以慰祿養仍逮五羊之城
詎減於秦淮河上耶去歲小春致書欲再晤吾二三
同人亦欲藉奉起居旣而知其來之不果也亦諒其
急欲見親恐白下之或有稽遲耳歲已云暮則又謂

見迎同往身抵珠江有日矣詎知其未下珠江反有
升屋之號聞孫告哀隕星禹穴子若孫擗踊踰節而
杖履終難復御耶在公上壽考終夫復何憾但望子
之心仍有難恕子之欲爲朝夕承歡終痛其莫及夙
昔之交遊代憂於往時者復浩歎於此日吳山越水
瞻望弗及徐孺子之芻雖欲置而不獲惟有臨江致
誄雞絮是將子若孫叱名以奠具告情實將必愾以
聞僂以見或不至吐棄而不納也嗚呼哀哉尚 饗